

风的故事

南山出现在窗口，这是海岛的制高点。松林是它的毛发，起风时，它一改平日的呆板，仿佛一头猛兽，要冲破窗口的玻璃。正午时分，南山的背阴处一片黑暗，那是巨鲸的脊背，笨拙而又孤单。雨季到来时，山上的雨水带来了半透明的砂砾，那是山石中的矿物，正随着流水消磨，匆匆去往别处。

水流的源头，是山顶龙王庙的方形院落。夏日的午后伴随着暴雨，乌云罩住了龙王庙，闪电出没在梁柱之间，喷吐火舌。古柏的斜枝被雷击中，雨水里夹杂着黑烟。大殿的屋檐切断雨线，檐下悬着透明的瀑布。龙王庙的院落承接雨水，大雨一直下到傍晚，水位高涨，院里变成池塘。若从高处往下看，一座小小的方盒之内激流涌动，水面起了旋涡。墙角下有一条残损的木龙，原本是门楼上的雕件，浑身涂了金粉，尾巴不知去向。此刻，木龙活了过来，随着洪流忽上忽下。云中电光一闪，院里骤然明亮，木龙旋转着，摇头摆尾，身上的金粉也发出光芒。

大水从侧门旁的泄孔喷薄而出，所过之处，地面的泥土冲散，露出砂质的内瓤，形成溪流。水势来得激烈，转弯时溢出了地面，折来折去，跌向山后的深谷，沉降在水潭中。到了枯水期，荒草遮住水道，上山的人稍有不慎，就会失足摔倒。

龙王庙荒废了。庙门外，石碑倒在地上，从中间断为两截。碑上刻着四个字：云腾致雨。落款的小字风化剥落了，也不知出

往事如风

老曹的茶摊

曹春盛

老曹的茶摊，就支在巷口第三棵槐树下。才五十出头的人，眉眼间竟半分烟火里的躁气都没有，煮茶时手腕轻轻一转，茶汤清凌凌的透亮，就像他走过来的这半辈子，到底是把浑渣都沉了下去。

认识的人都晓得，年轻时的老曹，可不是如今这模样。二十来岁辞了前程大好的公家差事去闯生意，为一单货能和同行争得面红耳赤，每天早出晚归，夜里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算亏盈，心口像包着块浸了水的棉花，闷得透不过气。邻居借了东西没还，他能念叨大半天，见着人就拉着脸子，日子过得拧巴极了。后来合伙的人卷了款跑了，他恨得牙痒痒，连着大半年辗转难眠，生意没什么起色，身子倒先垮了。躺在病床上的那些日子，他望着天花板发愣，这才回过神来：先前争的、念的、抢的，到最后啥也没攥住，反倒把自个儿耗了个精疲力竭。那些揪着不放的执念，原来是捆着自己的绳子，满心盼着事事都顺意，偏是盼得越急切，心里的痛就越沉重。货丢过，钱赔过，人散过，慢慢想明白了，有些东西留不住，不是不够拼，是缘分到了头；能攥在手里的，从来不需要费尽心机，为什么不去顺其自然呢。

四十岁那年，老曹终于关了亏本的铺子，回巷口支起了茶摊。从前他总揪着别人的错处挑三拣四，伙计做事慢半拍，他便厉声指责，闹得店里人心里都慌慌的。如今客人打翻了茶杯，他只递过一块布巾，问声“烫着没”，再道一句“不打紧”；熟客对着他吐槽生活不顺，他也不插话，只是默默给对方添满茶汤，听着人家把心事说完。有人劝他学隔壁摊主耍些小聪明，掺点碎茶省些成本，老曹试着做了一回，但随后整夜都坐立不安，第二天便把一切改回了原样。他本就是个老实人，学不来那些弯弯绕绕的门道，只喜欢实打实卖茶，诚心待人。日子久了，街坊们都爱往他这茶摊坐，喝口茶，说老曹实在，坐在这里心里踏实。有个熟客总说忘带钱，除了半个月的茶账，老曹也从催。后来那客人过意不去，不仅还了钱，还多给了些，笑着说：“就喜欢交往你这种人。”老曹听了更明白了，吃亏从来不是傻，实在才是立得住脚的根本；遇上争执退一步，也不是软，是给彼此留些余地，免得冤冤相报缠了一身。

茶摊刚支起来那会儿，碰上连着一个月的阴雨天，没几个客人来，房租都快凑不齐了。老曹蹲在槐树下抽烟，烟蒂扔了一地，差点就想把摊子盘出去。夜里听着外头的雨声，忽然想起父辈说的“艰难苦战，玉汝于成”，便咬着牙撑了下来，每天天不亮就去进新鲜的茶叶，搭起雨棚、备下毛巾雨伞；客人少的时候，就整理茶器、练练字、读读书，琢磨煮茶的火候。就这么熬了两个月，雨停了，街坊们陆续出来走动了，熟客带了新客，茶摊渐渐就热闹起来了。后来再想起那段日子，老曹总仰头一笑，当初以为是绝境的路，回头看才知道，原来是磨性子历练，磨掉了身上的浮躁，也练出了扛事的底气。低谷里不放弃，咬着牙攒着力气，等风来的时候，才能接得住。

每逢老曹煮茶，总有年轻人凑到他身边坐，赏玩他的茶器，向他请教些处世的道理，他却从不多说什么，只笑着递上一杯热茶。茶汤入喉，先涩后甘，就像人生，争过、怨过、难熬过，放下执念、守好本心、扛过风雨，终究能品出口子里的清润与平和。秋深了，槐树叶落在肩头，老曹抬手拂去，眼底满是洒然。日子本该就这样，该来的好好珍惜，该去的坦然放手，守好自己的本色，扛住生活的风雨，便是圆满了。

龙王庙

盛文强

自哪位古人之手。雨字还别出新意，代表雨滴的四个点稍嫌不足，又添了三十六个点，排为纵向的四列，每列十个点，作雨滴之形，摇曳而下，各自裹挟着风声，乃至雷鸣。它们模拟了许多年前的一场大雨，石碑裂缝里传来哗哗的水声。

那时的龙王庙，每天都要迎来一阵热闹。山下就是海岸，渔船归来，停靠在码头，渔夫们都扛着橹上山，他们的身子将龙王庙的院子填满。为了出入方便，他们把扛着的橹举起来，橹叶暴露在空中，海水还没干透，水滴沿着手柄流淌。橹在他们手里不偏不斜，垂直于地面。他们俨然是仪仗队，双手擎着旗罗伞盖，排成长队，从高大的门楼里穿过。其中有一位举得高了，橹叶碰到门框，他赶紧向下收了一收，漫长的队伍在他这里略作停顿，随即恢复了流畅。

橹是船的钥匙——这钥匙显得笨重了些，却和钥匙的功能相近。船的行动要靠橹推进，归航时把橹收走，就不会有人把船偷去。橹竖起来有一人多高，有着不易觉察的弧度，以便叶片伸进水中。细长而又光滑的木柄，到了中部开始加宽，延展为扁平的叶片。这是一条不知疲倦的鱼尾，橹柄有圆孔，固定在船尾的球钉上，这是橹的支点，手柄由一条绳索向下牵引，使橹不至于坠落水中。渔夫挂上橹绳，扳动橹柄，橹叶在水面一出一入，把船后的水推走，不多时，船就到了海湾里。橹在水上掘进，船变成了黑点。

渔夫的橹寄存在龙王庙，由专人看管。靠近东墙下，有三条支架，上面各跨一根圆木，高可齐胸，渔夫将橹斜靠在圆木上，挨个排开。那时的橹真多，密密匝匝的三排，手柄撑着地，橹的叶片斜着指向天空。

渔夫下山了。这是一天中最轻松的时刻，鱼虾在港口卖掉，每个人手里拿着网兜，那是自家留下的鱼，网兜里的活物在冲撞，他们全不在意，倾斜的山坡让他们步履匆匆。他们已经不年轻了，下山的路上，他们互相追逐，当他们回头时，见龙王庙在身后缓缓升起。

龙王庙的大门合上，夜晚降临。只要看看院子里有多少支橹，就知道码头停了多少条船。在海湾中穿行一天，橹叶拨动过整个海湾，却不及橹柄在双手上的磨损多。夜深了，龙王庙里熄了最后一盏灯。橹斜倚在支架上，俨然一簇新生的丛林。它们在庭院里独自享受着月光，影子交错为黑网。月亮升上墙头，火柴盒般的院落斜切为两半：一半被月光照亮，另一半则陷入黑暗。来自海船上的橹，翻过山冈，在夜晚聚集，它们身在明亮之中，在月光中晒干身上的海水。在山下，停泊在岸边的渔船，随着波浪起伏，渔夫都回家了，满船的月光无人照料，只有山下的波浪拍打礁石。

曾在夜里来到山顶，龙王庙的大门虚掩着，推开一扇，见满院凛冽的白光，整整齐齐的三排橹卧在那里，浸在月色中。不敢打扰它们的睡梦，合上门，原路返回。下山的路

■ 赵鹏飞
水彩《实验场》

钩沉逸事

过往的里院

王 涛

里院离人们似乎很遥远，却又如此之近。这些年“里院文化”引起不少人的兴趣，一些里院经修复改造后向公众开放，俨然成了时代的文化符号，从中让人产生怀旧和感慨之情。

里院的“始作俑者”是德国人。当年德国人占据青岛时，修建了不少迄今还被津津乐道的各式别墅，那些具有明显欧式风格和特征的建筑，虽然很美观也很有情调，但也不是寻常之民可以住得起，租得起的。十九世纪末期开着大轮船踏上青岛土地的德国人不止有权有势的“贵族”，也有不少下层官兵和普通公职人员，以及梦想在东方之地捞一把的投机者。这些人同样需要遮风避雨的广厦千万间，于是就诞生了后来被称作里院的“舶来”建筑。

里院有明显的特征：方形，四面是房屋，中间围出一个四方院子，有一个门洞做通道方便进出。这样式有点像福建的土楼，周围封闭中间形成空间，有几处通道可以联系内外。只不过土楼大都是圆形，而里院毫无例外都是方形。从这个对比上可以看出，里院的所谓结构形式实际很早就 在东方大地出现了，只不过是形状、功能不尽相同而已。

里院最早最多出现是在岛城的首善之区，这很容易让人理解。当初德国人都居住在生活条件相对方便的区域，其工作、活动的主要范围也都集中在市南区。德占时期青岛的城市建设规划显示，德国人把市南区绝对放在重中之重，包括街区建设、商业布点、供水管道、污水处理等等，都优于其他城区。里院大量出现在这个区域，自然就不足为怪了。

里院看上去不过是一种居住形式，但其设计尽显“服务”理念。里院的一层基本是为“商业”打造，二层以上才是住宅。这很符合“享受为上”的西方人居住

要求：住地附近就可以“饭来张口，衣来伸手”，布帛菽粟，柴米油盐，甚至药房、饭店近在咫尺，出门即可实现基本生活需求，省时省力又方便。这让居住者感到舒适而温馨。

当然里院还有更让人暖心之处，那就是几十户人家抬头不见低头见，整天在一个大院子里为伍，活像一个大家庭。现在走进修葺一新的里院，满眼是干净整洁的景象，然而在一些老里院人的脑海里，浮现出的场面却是杂乱无章的晾衣绳、粗竹竿和散发各种气味的被单、床垫、棉被，以及挂满墙面的形形色色家什把什，大到铁锅、拖把、竹筐，小到篮子、粽子、萝卜干，不折不扣的一个“杂、乱、差”。嘈杂的声音是里院的“交响曲”。喊叫孩子的急切声，两口子拌嘴的吵闹声，加上邻里之间相互招呼的应答声，令整个大院时常“不得安宁”。不过，里院的人又大都是些热心肠。张家有个难，李家知道了能帮则帮，王家碰上了晦气，徐家会想方设法帮着“驱赶”。大家庭的日子虽有时也少不了碰碰磕磕，但相互帮衬总会换来相互理解，从而变得更加“亲热”。为什么现在里院能得到不少人的青睐和关注？说白了就是那些过往的浓浓的邻里间的友善气息，始终在散发着诱人的气味，激发和催生着人们纯朴而真实的情感，令人久久难忘。

里院是一种居住“风尚”，也是一种建筑“时髦”。这种来自异国他乡的设计构造，让喜欢遵循传统的国人也算是开了眼界，涨了见识。青岛严格说是个“移民”城市，接触“外来”信息和影响相对其他城市会更多，这就使其更容易接受和消化“新鲜”事物，并为己所用。里院这种别具一格的建筑模式一经出现，很快岛城各个区域就有了“相似”之物，只不过未必也叫里院，而是更具有地方色彩

黯淡无光，月色留在山上，唯独溪水明亮，在黑暗中静静流淌。龙王庙的飞檐出现在山顶的树从中间，仿佛黑纸剪出的轮廓，密不透光。一次秘密造访，几乎毫无所得，却成为记忆中的精神事件——我还记得那院子内部明亮如同白昼，橹的黑影交错，冷硬的直线，还有影子落地时惊心动魄的弯折，一切都锁闭在高深的院落之内。

隆隆作响的马达，清早便在海面上聒噪，木船一夜之间不见踪影。龙王庙的院落，成为记忆重估之所，昔年场景封存在这方盒之内。雨水还认得这旧院落，依旧在午后降下，人们在午睡中，毫无知觉。

龙王庙里草木疯长，暴雨过后，蒿草叶间还滴着水珠。刺猬出现在院内，行色匆匆，在杂草间寻路，对它而言，这里是一片原始森林。刺猬身上的芒刺划破了草茎，淡绿的汁液从创口渗出，滚圆的一颗。再寻那只刺猬，已经不见踪迹。破败的院落里，总有些野物出没。还有两支橹留在草丛中，它们的主人没来领取。一支橹靠在墙上，另一支落在草丛，从中间断成两截，手柄上布满绿苔，一从新发的蘑菇铺满了橹叶。两只喜鹊从空而降，落在蘑菇丛中，只顾低头啄食，享受着饕餮盛宴。

龙王庙仍在岛屿的最高处，抬头便能看见它。它无处不在，与我们的生活若即若离。终于有一天，龙王庙的灯光在半夜里亮了又灭，方块的亮斑从四周开始塌陷，消失在黑夜里，从此不再亮起。

诗情画意

白桦林

王 咏

走进过很多白桦林
故乡的，他乡的，梦里的
见到过白桦林的很多模样
风里的，雨里的，雾里的

它们的根脉，裸露出
骨骼一样的力量
让土地在脚下，丰盈出情

常常拥着树干，却像被树环抱
抬头，天更辽远
枝杈间的鸟巢，像碗，盛满亲

那些在白桦林里久久走不出的人
不是迷了路，而是被迷了心

的称呼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前，我曾住在台东区利津路，门前那条不算宽的马路，一侧是制针厂、火柴厂、电表厂、石棉厂等厂区，一侧是密集的居民住地。我住的是一个“院套院”的院落，被约定俗成称为：大杂院。大杂院里面有5个小院。每个小院四周都是房屋，然后是一个装有木质大门的门洞。大杂院建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左右，是不是借鉴了里院的建筑模式不得而知，但总体来看，样式有些像，但配套功能明显欠缺。当初住在大杂院和周围大院的人，少说有几千口，但就有一个小杂货铺，卖些酱油、醋、香烟、糖果，连个菜店都没有，要买菜必须去辽宁路、营口路一带菜店，极不方便。从这一点看，市南区之外的所谓里院，只是形式上的雷同，实质上还是有差别的。这也可能就是迄今为止尚还保留的370处里院建筑，大都集中在市南区的原因所在。这也从另一个层面说明，貌似相同的东西，一定还是不同，而且很难相同，因为本质上就有差异。

里院很有北京四合院的架势，但是“大号”的，“粗犷”的，而正宗的四合院是“袖珍”的，“精致”的。里院永远不会有四合院的清静与品位。它的建筑模式决定了居住者的层次，不会穷得吃不起饭，但也绝对不是腰缠万贯的大户人家。然而吵吵闹闹，参差不齐，恰恰营造了里院的烟火气息，让这里的人情世故更浓郁更扎实也更招人喜爱。当“破、旧、乱”的大杂院被作为“棚户区”加以拆除、新建时，人们更多的是兴奋、欢呼，而当里院被划为“改造”之地时，许多人兴奋之后往往带着难以名状的失落。这是一种纠缠缠绕的感情，又是一种矛盾混沌的心理。五味杂陈，悲喜交集，有些无所适从的意味。里面满满的情怀，满满的故事和满满的念想，实在难以割舍。



风物小雅

悬铃木的四季

柳已青

有一位诗人说，刚到青岛时，她看到马路边上的法国梧桐，海大校园里的法国梧桐，就想起了故乡。故乡小城的行道树就是法国梧桐，来到这个以蓝色海洋为背景的城市，一切都是新鲜的，但法国梧桐却带给她故乡的感觉，她迅速融入这个城市。

我以为，法国梧桐是绿色青岛的主力，法国梧桐代表了绿色青岛的风情。我多次走进小学、中学，为青少年做题为《如何观察周围的世界》《观察与写作训练》等讲座，每次在讲座中都播放PPT，以观察法国梧桐的四季为例，来讲解如何观察身边的植物。

每年三月，法国梧桐好像还在沉睡之中。其实，正在酝酿着新的生命。四月中旬，法国梧桐的嫩叶在树枝上萌芽，在和煦的春风下，迎着春风生长，到了下旬，就可以看到淡黄色的嫩叶，在和畅的惠风中招展。到了五月，法国梧桐的树叶长大了，变绿了，变成深沉的绿色。满树浓绿的树叶在海风的吹拂下，哗哗作响，翻着绿浪。法国梧桐的浓荫掩映着山坡下错落的红瓦的老房子，这是青岛的风景画。

大约在五月中旬，青岛的法国梧桐就长出了圆球形头状花序，红褐色的为雌性花，浅绿色的为雄性花，隐藏在淡黄色或嫩绿色的叶片之中。法国梧桐雌雄同株，雌花授粉后，就开始发育成果球，就像荔枝大小，颜色也像荔枝的外壳，比成熟的荔枝的外壳颜色淡。法国梧桐的花，和叶片一样，都有绿色的长梗。

法国梧桐的果球长出来不久，去年悬挂在树枝上的老果球经历了夏秋冬春，仿佛是为了完成一个新老的交接仪式，开始退场。于是，老果球在夏日的风中吹散、飘飞。每当这个时节，法国梧桐果球的果毛纷纷扬扬，落在停泊在树下的小轿车的前挡风玻璃上，落到冬青的灌木丛中，落到居民楼的窗纱上，这是虫声新透的绿窗纱啊。法国梧桐的果球分散、果毛纷飞，有时还会落进行人的脖子里。但这些烦恼，与法国梧桐带来的绿荫和清凉相比，可以说是幸福的烦恼。

盛夏，法国梧桐高大的树冠、浓密的绿荫，组成深邃悠长的绿色隧道，令人印象深刻。我记忆中有条路长满了法国梧桐，留下我的人生印记。

1997年夏天，我从青岛火车站乘坐5路电车去胜利桥，在胜利桥换乘9路去李村，到青岛师范学校报到。这是一次全新的旅程。当车辆行驶到四流南路，电车进入一个绿色的隧道，两侧的行道树浓荫遮天蔽日，拖着两条大辫子的5路电车，嗡嗡地进入一个梦幻一般的世界，马路上是轻轻晃动的光影。葡萄酒厂的厂房上爬满了爬山虎，风吹起一波一波的绿浪。我靠近车窗，贪婪地看着窗外的风景，迎面而来的是绿色的风，呼吸着绿色的空气，感到无比的清凉。这个长长的绿色隧道，仿佛是交响曲中不断重复的一个旋律。“绿啊，我多么爱你这绿色。”二十多年过去了，我依然清晰地记得四流南路法国梧桐的颜色、声音和气息。

法国梧桐最有诗意的季节当属秋天。十月下旬的青岛，法国梧桐树叶变得五彩斑斓。阳光就像雨丝洒落在树叶上，看吧，深绿色的、淡黄色的、金黄色的、深棕色的、褐色的树叶，丰富多彩，绚丽多姿。一株经历风霜的法国梧桐，就是一幅天然的水彩画。

法国梧桐，秋叶静美。飘零之时，声音既宏大又细微。早晨从睡梦中醒来，浮在一片刷刷的声音之中，感觉就像飘浮在柔软云堆。刷刷的声音，很有节奏，那是环卫工人正在清扫落叶，仿佛看到金黄的、褐色的、红色的落叶，被扫起，翻卷着，簌簌地聚拢在一起，一大堆，很安静。不时有落叶飘下，轻盈地降落在上面，像栖息的蝴蝶。落叶是告别，是预言。总能引起诗人的喟叹。美学家朱光潜先生在武汉大学担任外文系主任时，独居一栋被树木环绕的庭院。到了深秋，他不让校工清扫落叶。朱光潜写道：“我等了好久才存了这么多落叶，晚上在书房看书，可以听见雨落下来，风卷起的声音，这个记忆比读许多秋天意境的诗更为生动，深刻。”厚积落叶听雨声，这是诗意的营造，美学的格调。顺应自然，聆听天籁，静赏万物，这是美学家的人生境界。

法国梧桐和秋雨秋灯最相宜。一场深秋的雨在寂静的夜空落下，逍遥堂前千章木，常送中宵风雨声。千树万树，黄叶飘零。大街小巷，木叶纷飞。满城风雨，遍地落叶。风也萧萧，雨也凄凄。踩着落叶走，并不觉得萧瑟。盛衰荣枯，皆是自然。喜怒哀乐，如风雨一过。更多的是淡然、平静。

进入十二月，云轻天高，一株株法国梧桐做完了减法，疏朗的枝条在呼啸的寒风中晃动，那些果球荡着秋千，好长时间才安静下来。冬天删繁就简，法国梧桐剩下线条，在天空作画，有一种山川寂寥万木萧萧的枯淡之美……法国梧桐向晴空举起枝丫，几个鸟窝很扎眼，黑乎乎地挂在枝丫中间。叶落鸟窝出啊，我在心里嘟囔了一句。

法国梧桐的四季，春天萌生，夏天繁盛，秋天绚烂，冬天寂寥，每个季节都有美的诞生。沉睡一个冬季，法国梧桐又开始了一个轮回。